



書經集注

仁12
466
4



466
4

書經集註卷之四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誨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入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穡刈穫也割斷短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罔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又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公口實王率遏衆力率

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
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退絕也割鼻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月亡吾乃亡耳故

民因以日且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
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
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格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

仲虺許備臣名。奚仲左傳註奚仲為夏之禹掌車服大夫後為湯左相去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

以咎為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慈夜以為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去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是昏德民墜塗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

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
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夫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
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
塗泥也炭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
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

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勇
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
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
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
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
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續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
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
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
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扶立之君者懼民之殘
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

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夫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在在苗

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

非辜矧予之德音足聽聞

簡畧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是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為桀所惡去下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湯之德音則足入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

以苗粟喻桀以秀秣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獄名皇甫謐云地在陽翟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

兆民

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上聲而莫不各得其當聲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己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是人聽聞者如此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

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

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者與餉者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音咨湯使亳眾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後待也蘇復反又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也

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父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佐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下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慝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言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寡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寡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

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

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
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
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縟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
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
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
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
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
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
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
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隆抑亦師

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去聲溯流而源平聲要其極而
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
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
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
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
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
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真

書經集注 卷四

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
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
非一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
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乃有
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
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
敢謂無也君臣之分擊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音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

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

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聲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

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

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

彰厥罪

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施雙反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

書經集註 卷四
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合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牲。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

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祭之罪也玄牲夏尚黑未變其理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各ハマラ合ナ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責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燥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

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矣。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上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懼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惛荒。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惟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怕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怕荒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鳴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己而言。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一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

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

于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一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

姓尹字也伊尹名摯音至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聲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群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先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空早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

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莫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音庚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音山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
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
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
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
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
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
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
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莫殯而告，是
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
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為湯崩
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

去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
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
王，而為喪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
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
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
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
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
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
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
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聲，伊尹稱
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餘見書序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

攻自嗚條朕哉自毫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假

手予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嗚條夏所宅也毫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嗚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毫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

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然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
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
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于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拂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

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者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入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擊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桀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擊上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復失天下之易音異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制官刑敝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

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

不佞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宮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
曰覡。女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
理曰亂。好去人之所惡，去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
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
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
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
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
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
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也。

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

罔大墜厥宗。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
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洋大孔甚也。言其謀

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比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深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二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

保衡出君夷

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土

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

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

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顧常自在之也。謾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自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緒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

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毫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為周。施氏曰作偽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為戒

哉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

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晦爽明也昧爽二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不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

欲敗度縱敗禮出太甲中

止見虞書出
益極止字之華

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
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
祖攸行惟朕以懼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說文云矢括築絃處
岐而御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
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
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去聲矣欽者肅恭收欽止見
現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正本率乃祖者所

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
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夫
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
事學而知者也

王未克變

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裨世迷

書經卷之四

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責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相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得往也。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史。並上聲。序書作慙。慙勸也。以導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音被。音被之黨。而革其污染。

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畫文。惟衮冕耳。此蓋衮冕之服義。

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衾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

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措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

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聲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

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

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怒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壞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追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然也。當太甲不惠河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君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後來無罰。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干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後來其蘇之事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朕承王之休無艱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僣反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

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天位艱哉

申誥董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
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
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
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未可有二毫之
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鯨音關寡孤獨皆人
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在於此而
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

可易音異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
而已大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出是之其才固有
大過人者歟

德惟治不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
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
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
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

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

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去聲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脩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憤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

必求諸非道

鍾耿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

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

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周以辯言亂舊政臣周以寵利居成功
邦其求孚于休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主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先主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胤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周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首

處者記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聲而發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靡古注作匪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

德靡常九有以亡

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

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

萬方格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

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

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
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上之
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
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大心
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

丑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腹音亨之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

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火，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灾祥在德故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孔子曰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忘張氏曰大甲即位久矣曰新厥厥命自復政時言也夏曰
服天命謂受命在身如衣被其服而在身也孔氏曰言德行終始不衰教是乃日新之義
大學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朱子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終有間斷便不可
入曰必因其已新而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帶明不復為
刑飲之昏與氏曰易以日新為盛德先儒曰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不日新不日新者
不一善之也始敬終肆一出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終始常則德
日新矣。孔氏曰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蔡氏曰賢
者有德之材材者能也在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材可任故曰惟其人孔氏曰言臣奉上帝
德順下訓民朱子曰為上者輔其德而不向其意之所欲為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
或問如逢君之惡也 真氏曰為上者意有所主之名言人臣之心為上則為君為德為下
則為君牧民意之所主惟此二者二者之外不聽也念然後為一德之臣孔氏曰其難無以為易
其慎無以程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善夏氏曰人君備之隆既難既慎不致位
非人又與之和協其心純一其德同心曰德相與大有為於天下可也

○敬大臣之事君既有以格君心之非而成統其德又當使之舉賢才而用之
使賢才既用於朝不能間之以小人則其日新之德蓋將有加而無已也
是以伊尹之告歸在下寧儼切於此既曰終始之新而又戒之曰任
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孔氏曰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
良不忠良非其人原孔氏之意以謂任賢才充位列職自大臣至於百
執事是也居是官者必得賢才而用然後無廢職任官者既得賢
才皆在王之左右所謂侍御僕從之小人尹之任又不可不選忠良之人而
用之不忠良則是左右之非其人也蓋賢才雖已任官苟左右之非其人縱
有賢才亦將見陷於浸潤之譖庸受之想而不得一施矣
既曰任官惟賢才則大臣已在其中矣而又加左右於下豈不教賢哉此蓋
未嘗及先儒之意而妄為是說也 自古賢才既居于位矣而天
子左右或非其人則其勢不兩立小人必勝君子必退至於不能自
存者多矣

伊尹既言任官惟其人不可以少人在於人主之左右使君子無所效其能而未足以尽其義也故又言賢才之人惟人君之有德則可以致其輔相之力苟人君無其德虽有賢才亦末如何之也已若民則無所擇也蓋世有不可與有爲之君而無不可治之民臣欲爲上非其君之有德則不可得而爲之也至於民則何所不可哉惟君有可有不可而民則無所不可也故不曰爲上爲君而曰爲上爲德也臣之爲上既在於君之有德苟其君之無德則雖得賢才而用之必爲小人之所排擊沮難而不能自存及繼之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言爲君必如此而後可也其難其慎者言當疏遠小人百愛之畏之惟恐有得乘其隙而進也惟和惟一者言當親近君子與之同心同德以大有爲於天下也能如此則其德日新而臣之欲爲上爲德者無不得其志矣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扶音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音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方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才也

左右厥辟也所以宅師也右二句與甲

右二本一作而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上文言用久因推取久為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行胡孟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傳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寔而得與音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政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

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他形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上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甲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大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去聲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欲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

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一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